





千丈和尚著

不許翻刻  
千里必究

# 幽谷餘韻

朝陽館藏版



幽谷餘韻序

淺草文庫

緇林中近時以詞藻揚葩流  
芳者唯為大典六如而余生晚  
矣不及見也乃者松城鎌子齋  
介人寄千丈禪師幽谷餘韻  
若干卷請余一言夫道不同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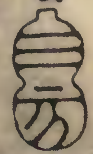
500-201



相為謀而余又非知千丈者將  
何以序雖然浮屠而能喜吾  
父非在夷狄則進之者與乃  
受閱其集諸體悉備燦然可  
觀其措辭平易脫洒皦々乎  
無塵土氣乃與曲如後先輝  
暎並稱釋門能父三傑亦可  
也曩日有全集既燬於火此其  
燼餘云今所收拾前後二集  
計三十卷則原集之富可想  
蓋非至萬好何能致多如是  
耶嗚呼千丈而在余將納交



寫惜乎其既化玄也昔者退之  
之於大真永對之於惟演參  
寥俱一時名賢鉅公而与之相  
交其必有所取而然予非韓  
歐其人得若釋徒把麝一堂  
商確辭藻則亦足以相樂矣  
今九原不可起則序其集何  
謂不可千丈名實巖近江高  
島人子齊學文於子丈者也歲  
在壬午春二月樞宇林旣撰





序  
夫言之可以行遠而傳世者未有不本諸道  
德者也今讀千丈禪師文抄數篇喜其  
筆法雄健如游龍盤空不可端倪也蘭義幽  
深如燃犀照水無微不燭也嗚呼頃恍若齒  
頰芬芳天花錯落矣豈但其文足以媲美史  
漢超邁韓歐而其言藹如非精於道德者不能  
道也惜乎未得讀其全集既觀物目凡語  
錄詩賦記序雜著等三十卷一千八百餘頁

序



郭嘉平刻

古今餘員

專人部



將付剗剗然而集也工後之後不獨盛行於  
 貴國即中華之時英碩彥琢磨道德耽於古  
 喜讀有用文章者使得見之亦將景仰而  
 師焉故謹為之序云

蘇臺傳 拜識

刻幽谷餘韻序

古者蒼頡造文字愚者以不忘智者  
 以志遠於是文字籍生焉夫聖人之  
 道載在六經聲狀可觀老莊揚墨申  
 韓管晏孫吳蘇張之術亦各有其書  
 而存焉且夫日月之行陰陽之變山  
 嶽之成巖河海之取濤鬼神之所以



幽禽獸之所以蕃王霸之業興廢之  
迹凡古今事物之激可勸去莫一不  
由於是淫若是以樂者歌也者嘯文  
其遂不可已文之時用大矣哉禪者  
稱不立文字而其徒往、考文善文字  
者此其本業得魚而忘筌之謂文  
字之於道也猶鐘鼓之於樂也玉帛  
之於禮也玉帛豈禮哉鐘鼓豈樂哉  
然舍鐘鼓與玉帛則無禮樂焉以其  
不立文字而不能廢文字者此邪  
千丈禪師去近江產也今茲年甫八十  
四體壯健有所著幽谷餘韻者初師  
住大澤寺時已成編者四十餘卷一  
夜為祝禱氏所奪其徒素賢良紋等



嘗竊抄而祕者僅存十一於千百焉  
其後所成或語錄或詩文三憲五十  
卷棄置篋笥不敢示人近年語錄過  
徒子請乃許梓行訪文未也重賢蒙  
師之恩遇壬午竊憾多不公於世因  
欲鏤梓請之數笑師峻拒不許曰昔  
日蘇臺傅氏序余文抄梁加將譽至  
曰媿矣史滌趙邁籍歐則朱何敢當  
而未知傅氏所眎者其何等篇且余  
也不立文字之徒即有文辭亦唯  
禪餘所適爾烏用鏤梓公世而矜其  
鑽礪之工為果可公而公之亦非吾  
志也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後  
重賢曰然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王母



之遊豈不有東方朔哉夫餘韻之  
 於師也士道也即自為士且不顧者  
 固宜矣狀公擇公之亦宜無顧之之  
 則殆乎有意斯已大忘可也方朔之  
 三偷遂不妨於王母之二千歲師亦  
 盡小鬼為師笑而不言重賢還而較  
 之分其多考合其真者定為三十卷  
 因序其事以授刻劇

享和改元辛酉冬十月

松城 鎌原重賢謹識





幽谷餘韻例言  
 一 是編回祿之後以素良等所抄為本且求其所  
 與人唱酬贈遺及行卷在外者而隨得錄之故  
 撰著年月頗有前後元文寬保之作在於明和  
 天明後之類也  
 一 幽谷嘗謂吾邦學文辭者欲其地名若姓氏彷彿  
 于中華之典雅則剪截之準擬之甚而至於  
 依倣假偽加傍除冠孟浪紊亂當時尚不可的  
 知其地其人可怪之甚也且欲類似中華而不  
 知其反為俗習此亦可笑也蓋華人剪截復姓

幽谷餘韻例言

一 是編回祿之後以素良等所抄為本且求其所  
 與人唱酬贈遺及行卷在外者而隨得錄之故  
 撰著年月頗有前後元文寬保之作在於明和  
 天明後之類也

一 幽谷嘗謂吾邦學文辭者欲其地名若姓氏彷彿  
 于中華之典雅則剪截之準擬之甚而至於  
 依倣假偽加傍除冠孟浪紊亂當時尚不可的  
 知其地其人可怪之甚也且欲類似中華而不  
 知其反為俗習此亦可笑也蓋華人剪截復姓



名者或希觀之、而必有其由焉、非如國俗妄意變遷也、故今其文辭中、設令有若小笠原長曾我部次郎兵衛五郎左衛門等、皆全書之、雖有剪截者、亦尠矣、地名亦然、若夫近江曰江、信濃曰信之類、傳習已久、故或時用之、他可例而知也、

一古德高僧、宜以字號稱焉、但隨廣行而以名稱者、閒亦有之、非不恭也、  
一國語雖鄙俚者、臨文或不得廢焉、蓋其下必附

幽谷注解

一是編、閒有皓太潮評、蓋太潮當時所觀、而擊手節隨、即書其稿者也、夫太潮所觀者、塵塵乎仁幾、故其有評者、不必優、無者、不必劣、讀者請勿據評、而軒輕之、

鎌原重賢 識



幽谷餘韻卷之一目錄  
 文部  
 序類  
 篆書孝經序  
 蘆雪幻稿後序  
 明菴和尚語錄序  
 山家十六景圖序  
 蕉鹿編序  
 林幹藻序  
 萬松靈瑞和尚語錄序  
 蘆雪幻稿序  
 指月集序  
 頌叢芝蘭序  
 華嚴寺化建佛殿序  
 緇林抽標序  
 寬江和尚語錄抄序

幽谷餘韻卷之一目錄

文部

序類

篆書孝經序

蘆雪幻稿序

蘆雪幻稿後序

指月集序

明菴和尚語錄序

頌叢芝蘭序

山家十六景圖序

華嚴寺化建佛殿序

蕉鹿編序

緇林抽標序

林幹藻序

寬江和尚語錄抄序

萬松靈瑞和尚語錄序



伊州天圓院募化再造摩利支天堂序

雙珠稿序

修補萬病回春序

傅家寶狐白序

刻畫羅漢募緣序

朝明誕日壽偈集序

神龍山建萬部會化米

序

化建平常堂序

大光寺化供序

春華聯葉序

小刻護法明鑑序

招隱集序

杓卜篇序

化糧序

化緣簿序

遊江吟序

壽長清居士序

賀懷玉首座序

洞亭字序一

賀祖月首座序

賀聯芳首座序

賀虎云首座序

賀獅山和尚新揭法輪山大藏院額兼謝賜白

虎通德論序



幽谷餘韻卷之一目錄

幽谷餘韻卷之一

近江高島沙門千丈實巖著

信濃松城鎌原重賢子齊編

文部

序類

篆書孝經序 代佚山道人

孝經之行于世者數本互有異同混淆蓋文之古今耳苟取之神駿則其玄黃略之可也余方外友草廬龍先生乞余篆書一本以贈其子秀松余則釋氏固昧魯典安得之葑菲邪姑據明皇所書八分以卒業



焉、因敢告秀松、曰、其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豈非毛詩乎、遺子黃金滿贏、不如教子一經、豈非鄒魯之諺乎、先生已以斯文、木鐸雄藩、而今教子以此、此其嚴訓盡于此矣、雖然、其能不負詩、與諺者、職由子勉與否、豈篆書之云乎、秀松感泣、講習、遂欲上梓、與眾共之、因書諸首、以祝其遠大云、

蘆雪幻稿序

蘆雪菴名、在信州蘆田村、前之光德懶菴和尚、大淳師之菟裘也、幻稿書名、師所著也、余實巖來住大澤之初、適得師之撰著、讀之、雖知其臘德才識高而且

長於余、而私竊歎以謂、我與斯人同時同邦、而不得一相見、不亦遺憾乎、因通尺牘、締交師、亦欣然、嗣音且贈以詩、其言若以余為知己者、然迨余遷長國也、其地相距、雖半木澤、而余則羈於官寺、師則老而病矣、於是與俱有彼室、邇人遐之歎而已、去歲辛丑之秋、師特遣嗣子旭公、告曰、頃逼徒子、懇請將梓語錄及詩文集、亡慮若干卷者、請書首簡、余不自省不敏、卒然諾焉、居亡何、師遽寂矣、今茲壬寅之夏、旭公齎此三卷來、語余曰、弊師解印光德、而隱約于蘆雪也、從請教者、屢滿戶外、而不可拒、應請而出、則疲于講、





演偷閒而處則來求詩文者日紛紛于前矣是以雖其新著隨積篋筒而退而檢舊稿之不暇然而去秋辱師下諾自慶以謂我稿不朽矣今此三卷雖不及十下二而小子等以其病間受口授於藥餌閒而繕寫之如其筆削唯師是託亦弊師彌留之囑也幸賜卒業疾命剗剗少酬慈庥是諸孤之願也敢請泣數行下余聞之言感焉徐而讀之皆五七言詩偈而諸體頗具矣大凡文字典雅也句法婉曲也藻思灑落也禪機駿逸也顧夫其學不博焉得典雅其才不富焉得婉曲其行不高焉得灑落其道不修焉得駿逸

以余觀之師其擅美焉乎或以其詞浮乎豔麗議之難其幻稿之名而聽瑩焉余曰彼謂狂言綺語歌舞談說撩發人情引歸至理豈非我善巧方便乎詞句豔麗何不可之有且夫如幻三昧大觀一世則何物不可以幻而稱況復緒餘文字乎曰然則此稿之行而有何益曰儒者讀之即資其儒才子讀之即助其才禪者讀之即能其禪講者讀之即善其講至如後生肄業之徒能熟讀之講習之則疵點其才華而斐然成章以入作者之域乃緣飾我法門亦何足以爲難哉如其語錄及文集亦當尋出請想嚼蔗漸至佳



處其人唯唯而退遂序余之所以知師而師之委任  
余且評驚余所見一二以授旭公塞幽明之責也如  
師參請履歷及其法系當有制傳若碑碣者茲不及  
天明壬寅秋八月撰長國寺丈室

蘆雪幻稿後序

代泉洞寺智旭和尚

吾師所著詩文偈頌加以語錄凡若干帙嘗有居士  
請捨淨財以上之梓而不許焉迨去歲辛丑冬俄爾  
戢化乃欲結集以附居士但恨草稿亂雜品類不分  
有如望洋失涯涘者諸孤涕泣不已力加考訂今獲  
詩偈三卷方纔脫稿乃抱走京從事剞劂非敢公諸

大方也姑為同志訂其抄錄之烏焉也吾師歷住數  
刹晚繕蘆雪菴隱焉因于題其全集曰蘆雪幻稿迨  
今旭等相謀將梓間或難其所以名者旭曰以我觀  
之虛空世界幻也山河大地幻也三賢十聖幻也六  
道四生幻也生幻也死幻也語默動靜行住坐臥咸  
皆幻也今我幻師操幻紙筆賦幻詩偈故詩偈中拈  
弄幻者往往見焉而如幻迹歌一首即師自敘出處  
著矣然則編集幻也梓行幻也幻稿之名胡為不可  
且夫吾師夙竭撥草參玄之力深入圓覺法門而住  
如幻三昧能幻之幻體也禪餘涉獵內外經典諸子



百家之書發為長章短篇所幻之幻迹也夫體妙也迹麤也麤也則有巧有拙有華有質要之莫不皆幻也幻稿之義其在此乎況復吾師手澤淋漓未乾旭等小子豈忍削之若能躡此所幻幻迹跳出所謂巧拙華質之外則於吾師能幻之幻體亦窺一斑也庶幾矣此旭所以告同志也是為後序

指月集序

此集名曰指月者何蓋為月菴禪友賀其板首盛事也月菴奧人西遊山陽卒入太寧之室此歲壬申之冬奉職於此兼拂演法自激扇其家風矣於是乎一會龍象他山耆宿江湖相識賀之以言者或偈頌或倭歌頗有鬱然可觀者是則此集之所以成也蓋雖其言有麤妙其意有深淺而各盡其情為以稱其道業也其履歷也其作用也以為法門之榮盛猶如眾人登一樓臺指彼雲漢一月而賞之乎彼名慧明月菴其字今用其字名之其旨蓋在此已余曰夫眾人之賞月也以其盈也則比之玉鏡以其虧也則比之銀鉤以其宛轉乎則喻諸金環以其窈窕乎則喻諸美人之類竝是賞則賞矣唯未必能賞焉耳今此集之有之誰其賞之之能者亦唯恐為月菴徒弄其光



影耳雖然光影亦自於月月與光影固無有二今余亦在光影裏爲言然知月菴不必瑕玆故應其需敢爲之序指月之說別有契經所言今且置之

明菴和尚語錄序

禪無祕訣譬諸蚌蛤以其開口見膽也吾宗有參同契寶鏡三昧家裏青氈不屬流布冤讎相逢狹路難避則舉其一兩句以驗其資履踐生熟造詣深淺只是不欲外人容易剽聞多於三受入室之時故矮師叔跣于椅下以竊聽之是疑其有祕訣也果大慧曰我這裏無密室傳授底禪是亦懷矮子疑以訝同時

隰州古佛且不知密在汝邊也迨其白華巖老僧示之朱世英朱世英授之洪覺範二篇卒爲流布之書請看十洲春盡鳥啼花落珊瑚樹林仍舊日杲杲矣且道祕傳密授之句落在那邊我邦有頑器者一箇火工道人也然見地脫灑卒成一家世謂之頑器悟以其徒或三日而悟或七日而悟彼疑且訝者反目以謂別有口傳甚者以爲巫覡厭詛之流吁豈有之哉今明菴和尚寶頑器四傳耳擘批其平生語卷帙廣博抄而梓焉是公諸天下也苟有密祕其必不然然則頑器家珍和盤托出讀者若能自己返照參究



大庾嶺頭冷暖自知之話庶幾其庶幾乎  
頌叢芝蘭序

我友沒底今夏首眾廬嶽因編所得賀頌問名於余  
且乞弁語時余將歸西湖鞅掌不遑以故辭之沒底  
曰初我無聞老人應廬嶽之請也其自西湖隱棲待  
籃輿於千里而其應接六年之間旬旬執事夙夜匪  
勉無有倦色者實僅某某二三兄弟而我亦未嘗不  
與焉今也老人既擯退鼓所謂二三兄弟者亦皆離  
散矣而子亦與焉獨我丁此新舊交代之際辱以板  
首見命我之不敏豈不敬而慎焉哉子之善我豈敢

不賀焉哉敢請數之余不獲已卒爾命之曰頌叢芝  
蘭曰其說如何曰夫向上一路千里不傳豈可即其  
語句而求之乎雖然上自七佛下迨于今莫不以其  
偈頌印之嗣承以綿綿乎上古矣是偈頌之於我蓋  
如布帛菽粟不可一日廢乎故如雪竇天童等諸大  
宗師頌其古德機緣則必以偈焉書事述懷送行賀  
榮弔古亦多以偈頌焉偈頌之行乎叢林蓋如是是  
尚矣今子所編誠偈頌之叢也叢也則未必芝蘭若  
不芝蘭則芥蕭也荆棘也然今卒爾命之以為芝蘭  
者何顧彼芥蕭者荆棘者睹其芝蘭葳蕤可採馥郁



可翫而非非乎以榮者則當必為之化共競頌叢之  
秀以改觀於祖苑也然則天下偈頌化為芝蘭而進  
向上之路應以此編期焉是余所以命曰頌叢芝蘭  
也沒底抵掌曰善於是乎序成

山家十六景圖序

來芥和尚名鉞傳性嗜山水禪餘右於詩偈左於倭  
歌而嘯詠風月寂寥鄉樂以忘憂迨住山家德雲寺  
顧其溫泉十景及近鄉六景每有感于雅懷乃集古  
今題詠若詩若歌編作一卷且附自作詩歌每景一  
首於後以寄懷古遊覽之思可謂塵外幽賞矣其徒

英公比及和尚沒后十三年竊恐其編浸屬烏有乃  
手畫圖纖穠微茫靡不備具更請畫工繕寫一本與  
彼詩歌錯綜編之其意欲使乃師遺業不湮沒于古  
紙堆中耳初余住大澤時應和尚需跋其卷尾今復  
會英公請不敢不感其孝誼也蓋區區題詠圖詩固  
和尚禪餘戲謔而道人之土苴也今英公之於師以  
追慕之餘哀雖其小者猶收珍襲如此則其大者護  
持不忽可知矣故不忍辭復序其首雖然詩歌俳諧  
余所不知故不敢評其巧拙云

華嚴寺化建佛殿序 代化主



樹下石上頭陀居也雖然集眾匡徒則必屋廬宮室  
 古之制也故須達長者布金於祇陀園司馬頭陀相  
 攸於大滙山自餘宋韋皇后王荆公安石徒施及日  
 本王公卿士或捨邸第以為伽藍或割田園以建精  
 舍史傳所載不遑枚舉何為其然以我佛聖人法陰  
 翊王度而幽明兼濟其義不可誣也吾師千丈老人  
 解印長國直欲歸隱西湖舊樓適得檀君嚴命見畱  
 乃就森村買地結廬受觀音菴號華嚴寺且訴于官  
 未為正法久住一區皆檀恩也因欲集眾結制以報  
 之德且順國制而廬狹隘不足以行宗家紀律今命

小子某等攜疏募化某等謹告淨信士女請各隨力  
 喜捨錢穀以建一宇佛殿而兼僧堂者若能深信所  
 謂不可誣者而攀須達等勝躅庶幾土木之功不日  
 而成宜念涓滴積為洪溟纖埃聚成巨嶽唯貴淨信  
 豈物之多少云乎雖然若有人道佛法虛誕不足可  
 信區區禿奴誑惑我黨是撥無因果也吾亦不敢扣  
 之

蕉鹿編序

華嚴會上眾藝童子豈異人乎如今鵝湖有隱君子  
 蓋其人乎其畫則山水動植其書則篆楷草隸竝無



不聖矣、以余觀之、聖而神者、蒲萄也、自餘諸體、置焉、  
 夫畫蒲萄、擅名於古今者、溫日觀也、今若使溫作自  
 九京、以見其人、則以束脩先之、必矣、初余未識其人、  
 每觀其畫、私竊想像盤礴之狀、居亡何、其人扣余海  
 津、歡矣、因得其詩集、蕉鹿編者、讀之、其富贍典麗者、  
 猶彼水墨淋漓、縱橫蕃衍、其瀟灑自適者、猶彼郁郁  
 乎、引枝蔓、璨璨乎、綴珠玉、其餘艱難苦澀、平淡灑落、  
 千態萬貌、不可得而名狀、猶蒲萄朵、覃架纒樹、或委  
 蛇以屈、或葳蕤以延、曳風瀝露、而有繚繞縹緲之勢、  
 而其頓挫簡潔、動若曲椽木牀上、人秉拂沾棒之語、

者有焉、夫蒲萄之畫、無聲之詩也、詩者有畫之蒲萄  
 也、蒲萄與詩、其能形容其人、塵外雅標乎、其人者、諷  
 訪瑾先生、字公瑜、別號虛菴居士、又稱天龍道人者、  
 是也、先生少而好遊、周流天下、故名藉藉、聞于縉紳  
 才子之間、余以眾藝童子比之、誰曰不然、其王為姓、  
 以蕉鹿名、詩集皆有故也、今詳之、之不暇、且待彼大  
 手筆、為先生為傳者、

縉林抽標序

嘗讀西域記、及道宣師撰玄奘三藏傳、乃得聖人遺  
 跡、隱隱皆在、月中而未始不悵然遐思、神魂飛揚、迨



後讀明慧上人傳觀其得一卷石於海濱以寓攀慕之悃嘆曰斯人而慕斯人其至此乎今讀定津寬禪師所為緇林抽標者一焉又益歎曰凡我慕聖人者彼上人後將謂無人不意復此見之蓋自華嚴會迨畢鉢羅巖凡十題題詩一章章以俚言解之以其化跡最著稱抽標云即代彼國人以歎古跡而發欽慕之私皆懷古之體也其意蓋顧輓近緇流僅有才識則拾腐儒嘔唾而其所為詩賦動悖我聖賢誠慨然傷之矣於是乎作為此書以授其徒使其有所矜式能順以孝為戒之教務報聖恩萬一而知我黨文字

別有眉目所存其苦口叮嚀也諄復于辭立之閒矣所謂言孝必及神者其得之乎曰我嘗病閒誨徒之言豈敢眎人顧夫疾時尚爾況其平生因寫一本用藏篋衍以自警警人也故書我嘗所歎弁諸首簡敢期我黨代天竺人賦覽古詩以稱聖人之功德者自定津始

林幹藻序

先生姓桂川名國訓自號釣月居士世善刀圭食祿幕府迨至先生位除法眼累奏神効入為侍御一時寵光茂以加焉先生天資秀發無書不讀無理不究



至若稗官小說亦能通曉渙然翻譯尤嗜詩文頗富著述且善揮灑古氣可挹余方外之友也嘗竊以謂設使先生廢其本業亦當不愧木鐸一方稱為大儒迨後先生讀余語錄辱製弁語不覺吐舌以謂設使先生謝其妻孥秉拂說禪亦當不愧稱為禪伯嗚呼哀哉今則亡矣適訪華胄於其邸第乃得先生所手編錄詩集名林幹藻者讀之其詩僅一百首雖則九牛一毛亦其手澤淋漓宛若面覲先生凭几揮毫華胄以余昔遇先生支許不啻乃請有書於其卷首顧先生嘗序余錄瓊瑤也今余題此佳篇木也雖然不敢辭讓亦唯答高誼耳匪報也死者有庶幾其鑑之乎華胄名某富于春秋精于專門跨竈衝樓以擅美云

寬江和尚語錄抄序

在昔圓山法伯為驅鳥時寓蘭生西江寺而岐嶷之聲聞其祖山東福東福時多才子聞其樹頭昨夜濺花雨流入西江水亦香之句莫不愕然賞之以為可畏之歎者厥后參詢一時名師丕擅道學該長之名遂於太陽師翁妙密鉗槌之下乃能忘却百千三昧以董數刹之席最后喬遷興聖專葺積弊以輝高祖



之威風可謂宗門有功尊宿矣。迨其退藏丹波真福寺。實巖數得趨謁。法伯惠然接之。以為孺子可教乎。乃出其新舊著述。諄諄示之。而憾其徒無有能學之步者。且歎輓近叢林。唯是狂禪。而雖一言半句。流出自己胸襟者。至稀。以激勉乎巖矣。巖今讀其曾孫江州曹澤寬江和尚語錄抄者。歎曰。惜哉。若使法伯在世。于今而看此錄。庶足以消其憾。以慰其歎。而自樂其門庭。未至致寂寥乎。和尚出其近村。而良關和尚為剃度師。光印和尚為依止師。幼而穎異。長而翹勤。編參知識。卒嗣便成和尚。而繼其席。檀信歸焉。傾頽

整焉。結制行焉。輪住卒焉。自餘功于其寺。不可勝計焉也。真凜凜乎。不辱住山之名者也。古人言。還鄉道不行。亦在其人賢不肖乎。今所抄者。止其香語一部。而附偈語數篇。於尾篇。篇郁郁。宗說雙通。此則其徒篤孝誼者。竊顧曹澤雖古名藍。而其歷世諸師。無有語句存者。以為慊矣。故今欲以此抄畱之。山門以具後之覽觀。其志洵美也。則知和尚亦無圓山法伯語巖之憾。豈可不歆羨乎。是巖所以欣然序之首也。取

萬松靈瑞和尚語錄序

實巖與尾州靈瑞和尚頌。蓋京師。今且三十餘載矣。

幽谷余員

卷之一

明易官藏



和尚匡領大國名藍巖則考槃信北寒鄉雖聞其既道譽藉甚不能時通音耗為愧比者和尚應國君請喬遷萬松萬松之主自昔皆有道耆宿也而以其雄藩官寺未嘗有應請行化于外者今至和尚君侯聞其來請者失望以為遺憾動接踵于門之狀乃以殊禮縱其踰國而有所之於是乎今茲丁巳之夏夏于信州西福寺夏竟特遣參隨秀公於巖以訂舊盟時巖有疾且無侍者蕭然臥在蘿窻之下忽聽剝啄起而迎之接歡為慰秀公徐解其包出此四冊以示巖曰靈師平生語句溢帙而始不許侍局收錄今此四

冊雖為九牛一毛亦吾紙衣以擬香林者也巖伏讀之其言富贍其理痛快舉揚宗乘勉勵學者於教於禪於儒於道橫拈倒弄變幻出沒有如江河下瀉千里不知所窮極者時暑猶如三伏稍覺襟宇瀟灑清風滿座而我疾一洗矣因戲謂秀公曰若使江湖子弟讀之必有灑然猛省而治禪林近習痼疾如今我忘色身疾苦子盍思之法施秀公興曰剗剗之役固吾願也然恐和尚奪而火之未敢謀之請書今言以弁之首持歸示之靈師雖慳庶幾聽焉巖美其言遂巡以改戲之顏色敬而書之秀公雖久侍靈師而非



其法嗣非法嗣而幹之盡如此可以想見其為人矣

伊州大圓院募化再造摩利支天堂序 代人

粵稽我太祖君高山公既仁既勇亦豪亦傑迨其執  
銳被堅以從事也每持空海師所作摩利支天小像  
不盈兼寸者一軀雖其攻城野戰之際未嘗斯須捨  
離其身故其功伐之崇迥出諸軍之右而無有與京  
者遂享茅土之封而及澤於奕葉施德於黎庶以赫  
赫乎百世者乃此天之威靈冥加之之使然也先是  
弊院開基隆山法師者以役氏學有徒數百因幸祖  
君有年逮祖君由豫州移封於此地也乃隆山亦隨

之矣當是之時兵革方偃海內共沐創業之化祖君  
乃舉其像授諸隆山奉之祭祀隆山稽首稟命且特  
構堂安之於是乎遞世相接祈祝是肅百有餘年一  
日矣詎圖享保癸丑隣舍火延及弊院堂亦不免像  
僅脫耳自時厥後又經二十有餘年而未能之再造  
焉今也某辱承乏弊院叨之渥恩飲焉唯以彼堂未  
備謬使尊像減其瞻仰未嘗飲食不憾其闕典也雖  
然其當費者固非綿力所能自給茲請有司允俞謹  
告大小眾檀請人憫某區區之忱以翼成之麗水之  
金朱提之銀盧陵之米白木之貨唯力喜捨不復論



其輕重多寡，徑操掾筆，勒諸左方，而各系以其姓名，以投畀之，則所謂眾毛成氈，羣腋致裘者，庶其見之，此舉乎實，某之上願也。是固亡論，遠則以酬祖君昭昭在天之靈，近則淑其身，保其家，蓄其子孫，曜其武名，以忠于君，孝于親，信于妻，睦于兄弟朋友，以永受天之景福也。夫其令德巍巍，不可誣也，略為如此，其詳貝葉存矣，豈待某敢喋喋者哉。謹白。

雙珠稿序

雙珠稿，某首座賀偈集名也。余問其義，不能對焉。因其首曰書記管城子編，姑作戲謔問。

答之語，以塞徵序之責。文字散漫，不足覽觀，聊存于此。

不佞毛穎已封管城，奉職著作，或陪文人才子之筵，或走簿書治獄之庭，既而不任其勞，近投達磨門下，欲以息肩，不立文字之室，豈謂復以書記見命，固辭不可，勉強掌之，因為某首座編其賀偈，命名曰雙珠稿，都計一百餘首也。僚友即墨侯問曰：夫雙之為義，兩也，兩之為言，二也，此編以珠言之，則可以稱一百幾顆矣。然子題曰雙珠，敢問何義？曰：子不聞乎？古人曰：盡十方世界，一顆明珠也；盡十方世界，沙門一隻。



卷之十一 朝陽館藏

眼也、然則一雙眼、外無一顆珠、一顆珠、外無一隻眼、  
一雙眼也、一顆珠也、竝是十方世界也、十方世界、玲瓏宛轉、于十方世界、謂之明暗雙雙、時節處、此時節、  
而含萬象、不遺影迹、胡漢妍媸、無有揀擇、恰如明珠、  
璨絕瑕翳、謂之正法眼藏、謂之天眼目、謂之沙門、  
一隻眼、苟無此眼、不足以稱堂中之主也、今某首座、  
其庶幾乎否、則何由龍天推轂、而鉅師英衲、賀以言、  
者、如此、纍纍乎、然則雙珠之義、以明與暗言之、亦可、  
以首座德與偈語美言之、亦可、即墨點頭曰、辯哉、管城、  
可謂書記本翩翩矣、余嘉其頑石、而點頭之快、乃次問答語、以為雙珠稿序云、

修補萬病回春序

明太醫院金谿龔廷賢所撰萬病回春、蓋乃藥方林叢、刀圭矩矱、躋人壽域之妙術也、余嘗得其華本一部、壞爛已甚、而線絕而紛亂、其板心所毀損最甚、紙次第不可復校、乃束于架久矣、私竊以謂修補雖難、比彼撰著之勞、豈翅日劫之異乎、即以倭刻回春、一一照而檢之、序其亂者、補其弊者、遂致一部八卷、再得完全、足以傳于後矣、夫以此書譬諸人身、其初壞而紛亂、爛而線絕、其似人身老弊之狀乎、若能補

幽谷余員 卷之十一 朝陽館藏



之以藥養之，以餌以使其虛者實，其勞者佚，筋骨不失其力，耳目不失其官，而得以保遐齡，其如此書，再得完全，足以傳于後乎？於戲，一部破本，今也回春，實修補之功也。人身若得補養之力，雖曰衰朽如余，豈可不再熙熙，遊戲蘇回春臺也哉？雖然，今資修補，再得完全，豈若新本精緻，始無缺裂，人亦雖藉藥餌，補益僥倖，保壽安若少壯健強，始無疾病，余於是有所私感，故書之首，以告少年，未知所以自養者，或曰龔氏明季俗鑿也，此書剽掠諸家，陳編以自欺欺人者多，且其識見孱劣，方劑駁雜，良鑿所不取也，師何爲爾？余曰：我不識鑿焉，知取舍，但惜此書湮滅，以從事于此耳，其人唯唯。

傳家寶狐白序 代佚山

余近得石氏所撰傳家寶者，於書肆觀其印言，紳言二集，最合余所嗜，然其篆文不佳，比諸其言，幽雅有趣，實可謂形穢矣。自序所謂極力指授，尤多錯謬，良有以也。余因改書其篆，且其紳言亦篆書之，並夾楷字，以使易讀。如其文字數處累出者，或大篆之，或小篆之，或籀文之，或據說文本訓書之，不必拘石氏所爲。蓋要使好事人博知其變體也。石氏凡例，若高人



隨意更換則余幸遇知音矣其庶幾乎既而書成將授剞劂侍者乞目曰石氏生平甚富著述此傳家寶四十本不過彼一狐腋今余從事於是亦唯其書一腋耳其目之曰傳家寶狐白曰善哉曰未也人各有嗜好顧印言紳言余嗜好也以其嗜好謂之狐白則傳家寶全編固千金裘也海內之廣人物之眾必有嗜好先余後余而知音石氏者則余亦得知音也其所謂出於藍者亦可以待乎是爲序

刻畫羅漢募緣序

信州夏科郡小松原村天照禪寺密如和尚住山二十餘年功成名遂已退其席而上求下化之心未灰嘗竊以謂方今雖當末法澆漓之秋幸加住持三寶之歎而得王臣外護人民歸依乃使真風未墜于地佛日增輝法輪常轉固是諸大羅漢嚴奉佛勅現住世間護持遺法之力敢不依怙乎熟按經論所說欲爲天下國家祈其皇風浩蕩武運長久雨暘時若五穀碩實而人人賀福壽家家樂昇平以獲災殃消殄子孫繁榮無有能若羅漢尊者威神巍巍累彰靈祥於是願欲廣化道俗以刻十六羅漢之像且畫釋尊以下娑婆有緣諸佛菩薩五百羅漢及護法善神等



分爲五頓以鎮其寺以時如法供養施福人天幽冥  
 龍鬼永爲苦海津梁闇夜炬燭以報四恩以資三有  
 人視其能身勝辛苦而涉山川行聚落冒雨雪忘毀  
 譽以倡勝因不倦多有喜捨淨財以毘贊盛事者因  
 袖其簿特走海津徵余題一語於首簡余復何言然  
 而法華經曰若人爲佛故建立諸形像刻彫成眾相  
 皆已成佛道又曰乃至童子戲節而畫作佛像節具  
 足大悲心皆已成佛道自餘經論類此說者不可稱  
 計是故或刻或畫諸佛菩薩羅漢善神乃蒙殊勝善  
 利現當饒益古今所傳不可誣也然則善男信女欲  
 施一錢一粒乃至百千萬錢僅萌一念善心之初早  
 超三大僧祇頓成佛果菩提久矣是則眞法供養皆  
 已成佛之義也設喜捨有多少而其功德廣大與虛  
 空界無有邊際豈可不慶且樂乎吁勸諸

朝明誕日壽偈集序

維延享二年乙丑冬十月初四日我勢州鈴鹿郡大  
 岡寺村朝明山龍光禪院始祖上拈下華參老和尚  
 七十誕日門人及法眷等豫壽以其九月四日而自  
 朔集矣鄰峯列位龍象數百亦蒞從事外護檀信駕  
 之勝會請兼整入院儀師以其三日修圓通懺摩以



落慶新造以其素觀音道場也以其四日整入院儀儀畢上堂說法法語別錄其兩日間遠近來詣者貴賤老少攬手接踵盈山滿谷無不讚歎鬱彼荆棘化為梵刹幽僻寒村俄霑法雨此日何日不亦希有乎者小子等敬錄其偈以上壽且陳落慶者以傳之後總計三十一首云

神龍山建萬部會化米序

在昔祇園精舍亦為燈火延燎乃其金碧珠玉化為焦土豈非南天王天欲新斯寺以植勝因故蒸之乎然則雖我神龍新罹舞馬亦安知非百爾士女隨方捨財迅登覺路之秋邪故自今茲限以五年與眾共誦法華滿一萬部為汝施者明禱福壽幽拯沈淪此以法酬財也且法華之為德無量國中亦名字之不可聞況萬部之多乎若念不恪象馬車乘等之躅何屑斗升之施請點篆筆頭會箕歛

化建平常堂序

我山丁亥火後殿堂略備其未成者三門雖外表所系亦不急之舉也如開山堂宜亟經始之役也余董席以來每視開祖以下三像及歷世名牌無地安置露列破壁壞堵之間蒙蔽蛛網浮塵之中未嘗不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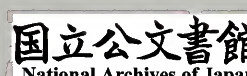
然傷目惕然懼心故今不得已躬攜化疏親扣門齋  
十有下利之門敢請戮力補此闕典請各左袒以振  
椽筆且告各刹支院及參隨眾以致隨分之助夫我  
之開山堂雖丁亥前最爾不備及二十个世時已有  
造營之志其後山會官詞之殃其資亦沒今唯存化  
疏耳我山開祖契平常話故扁曰平常堂云

大光寺化供序

持統天皇七年近州野須郡醴泉出釋法員等奉  
勅試嘗因創精舍號醴泉寺即我寺是也後迨天德  
禪師改教唱禪夜夜光于庭中掘而得佛白山字扁

因叟曰佛曰山太光明寺今也星霜遼邈寺產籍  
而無餘矣赫赫天德一派頂顛雖當江湖參請雲衲  
往來要區不能相容以許鷓鷯一枝之宿豈非宗門  
寺院所以為恥也乎雖然囊無餘長如之何則可敢  
發庚癸之呼奉勸四方善男信女請各賜諒涓滴成  
淵纖埃成山之諺且思春播一粒秋收萬顆之報隨  
分喜捨勿敢後時夫僧福田也供僧者實是人天殊  
勝善根也善根以植福田則菩提妙果豈不登而熟  
乎昭昭佛語布在方冊不遑枚舉謹序

春華聯藥序





杲禪師以今茲杲年杲夏於杲禪寺膺選首座宗門  
 盛舉也杲為掌其寮事因編其所得賀偈者目曰春  
 華聯藻蓋春比諸慧命花比諸文字前人之述備矣  
 夫春之所以為春乎唯以其有花也儻無於花春其  
 誰賞今此集也雖一小冊華質各陳其志巧拙共竭  
 其力而其理之所詣唯拈弄一慧命以誦杲公之履  
 踐其郁郁乎可見猶一時豔陽之天千紫萬紅聯藻  
 互秀水港山郭無處不春色也若能摘其芬芳賞其  
 色香而能茹其菓實則可以知乎春固在茲之爛漫  
 矣將以為文字將以為慧命咦一片春色漏洩者誰  
 一會龍象及他山耆宿加以其江湖故舊共計幾百  
 幾十幾員也

小刻護法明鑑序

元祿中宗門革弊之舉雖則萌于獨菴華于諸師而  
 卒收其實者鷹峯也臨南亞之二師著書各詳其事  
 蔑以加焉然而其言簡而不遺諺而不野能使讀者  
 渙然易曉而如覩見一時公廳召案謹嚴其未若西  
 來護法明鑑乎何也二師之書雖以謙卑為意而欲  
 自記其功則不能無伐也西來傍觀也傍觀之言不  
 黨所以使人服也然則西來嘗與鷹峯有郟以退其



院云者蓋門庭之較轆而叢林之莠言耳不然安有緣飾之美而眇天下後世以耀棠蔭之誼若此書者也乎比諸彼其白雲投袂圓通之狷介也而逕庭于胸次奚若亦我黨之明鑑也明鑑不遠何止王臣外護之德乎今有筑前穩達和尚竊顧其書雖有舊刊殆將湮滅乃欲改刻而為小冊以便江湖雲遊子弟實巖固昧平生然知其護法之勤亦後進之明鑑也故敢輒題數言以應之需如此

招隱集序

山水之秀益道氣者馬祖所以告紫玉也支公買沃州遠公留廬山晝公寓雲溪圓公居孤山高明教范于杭州洪覺範終于筠溪竝愛湖山形勝戀戀不能去也豈止愛其形勝亦必以其益道氣也余實巖產于西江而性固耽于山水然受信州之請任于大澤長國二制二十有餘年今雖解印謝事而為檀越款畱未能歸休嘗所創建無名菴者以為平生謙矣今茲適值先師忌景特趨龍光掃塔因抵無名菴菴在粟津原山春俗稱岡堂堂在八景中央而見瀕湖諸勝如祝諸掌寓止數月自覺一洗深山幽谷多年鬱胸以考槃矣時有道交數輩及參隨二二子乞錄一



因谷會音  
卷之一  
東陽自藏

時登臨詩偈以為後人口實余嘉其庶幾益道氣吟而許之且自余祠土地神語始曰招隱集

杓木編序

深山幽谷長夏無事禪誦之暇據福州鼓山永覺禪師洞上古轍時註參同契寶鏡三昧惟二篇之於我宗其猶布帛菽粟不可一日而廢乎故近在我日本亦註二篇者眾然日本禪者多不辨文章雅俗豈審註疏別有體裁故至註二篇亦唯舉其辭句用為談柄輔以顯訣等書喋喋徒打葛藤耳較之鼓山言簡理詳而無餘蘊豈啻霄壤之遠乎故實巖專據鼓山

間廁管見以卒業文題曰杓木編敢示二三子下任彼聞其虛聲也明和三年丙戌夏六月書于信州大澤禪寺文室北窗  
他處序代人

以物旌人菩薩之行而六波羅密第六功德也豈止佛法儒亦貴之故仲尼曰博施濟眾堯舜其猶病諸然則在我佛家種種讚施不亦宜乎讚施之中施三寶者為最勝矣夫佛即僧也法亦在其中故飯于僧則三寶供養圓滿于茲明矣敢告清淨信男善女各隨其力喜捨米麥菽粟蔬菜菓蔬凡可食者以使吾

幽谷餘員  
卷之一  
五月賜官藏



師與四來眾、十夏安居、而得不負新開一山、號華巖寺、明則以祈國土昇平、萬民快樂、幽則以濟三途八難、蠢動含靈之意、則其廣大殊勝功德、皆汝十方施者、未來永劫受其果報、如持左券、不可疑也、吾師亦宜與其眾僧、共恐披毛戴角之債、痛加精進勇猛之鞭、以報十方信施之恩、豈敢自欺欺人乎、請各諒焉

化緣簿序 代人

我師名、即明、字海日、嘗住上毛州羣馬郡佐野邑、光雲禪寺、有年、因自號烏川道人、以地鄰烏川也、去歲十月二十三日、寂、壽七十七、乃奉全身、葬于光雲師

行業純真、頗造道妙、且性嗜書、取法二王、殆逼其真、小子杲、雖欲立碑、以酬罔極、而非綿力所得、而能因發、化疏、敢告我師法門、臭味及騷人墨士、嘗有交誼于師者、請各戮力、以成禱焉、是小子一片孝心也、夫孝者、世出世間、聖賢所贊也、於戲、君子誰無父子、若察、不肖、所感、師德之心、惠然、有記、姓名、以投、隨力之財、庶幾、得見、翠琅、不日、現、文字、身、謹序、

遊江吟序

典雅而華者、唐律也、溫厚而正者、國風也、婉曲而簡者、俳歌也、皆作者所難也、蓋典雅而不華、則艱澀也、

幽谷餘韻 卷之一 三六 明陽官藏



皇朝會音 卷之一 皇朝會音

溫厚而不正則柔媚也婉曲而不簡則迂闊也故雖其一亦乏其才況該三千大我和尚淨業餘暇歷賦江府名區勝地一百二十餘首其詩皆七言律必以國風俳歌各一首附之題曰遊江吟以授其徒果覩其能寫種種風景能說種種生理以歎古今盛衰以論道俗賢否而寓勸懲黜陟之意也無不引物連類而欲俾人履仁仗義禁驕節樂以沐昇平之化者雖然自和尚平生著述辨難攻擊大有功于名教者觀之則如此編信其糝糠土苴也雖則糝糠土苴亦可

壽長清居士序

該三以善入之所不能善何不上梓以使獨步海內敢激其徒云  
凡民之有生也寓而已矣夫寓而生也則無必住焉者無必住焉者則其去焉者烏有無去焉者無住焉者則其有也不有共無也不無無也有也兩不立矣則為其壽也本然也本成也豐之而不加多約之而不加少即巧曆所不能矣故其夭焉者彼一時也其有壽者彼一時也蓋與夫溥博淵泉羽毛鱗介者固不有所攜貳而為之變若是是必其駕而來之分岐

幽人餘韻 卷之一 明揚館藏



而攀果之迫其今今也惟良人之秉彝而安之者其能一於此大觀於此以原之始乎夫原始者眼淫于色弗能耳淫于聲弗能鼻淫于香弗能舌淫于味弗能身淫于觸弗能然則耿介遺世內守其靜外弭其動絕其粒春其藥朝遊瑤池夕宿蓬萊吸之沆瀣乘之鸞鶴冰雪其身雲霞其衣飛焱忽凌倒景其望之之而帝而神而槁木者其能善之乎未也不可善也何也其椿之有花以八千載焉其桃之有實以三千年焉是特數耳夫數也謝而無跡苟無跡矣則與其一瞬何異彼秦始皇之顛也漢武之狂也自侮萬乘從

事於是於是乎載後世其悔不可贖也今天下之言壽而活活乎歌頌或不之鑒之滕冥其力士是稱其露盤是崇而孟浪之華辭是畢是蓋淫于彼之無度而眩眩其一時之甚矣乎及其水火相擊而風力之激煽其唯有不可言者已以我觀之色也聲也香也味也觸也皆不當自名也唯是知焉者覺焉者而後有之究之彼此相對而已矣夫彼此偏也非中也名假也非真也人之惟誠而之其真惟一而執其中而不二其出處謂之秉彝秉彝之超乘則無靜可以守無動可以弭而與世優優曳曳所謂本然本成之



壽者於是乎一貫乎內外而無有羸縮轉化也夫憲  
憲令德首出庶物其明其行者雖如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孔子亦不以是壽也未之有也至焉也哉壽也  
是必非我所敢專也若我是專夫且厭之久矣今茲  
江東英妙宇野公敏以其父名長清年甫七十請言  
四方壽之其軸盈矣實巖浮圖氏也曰聞清固歸我  
芙蓉書夫芙蓉乎壽說幹也清其飽焉何申之為曰  
如夫不為清之壽壽何巖止卒喋喋於此

賀懷玉首座序

今茲壬午雨安居懷玉禪公首眾耆闍窟山山則豐  
前名勝阿羅漢寺也初公受業師良珍禪師自勢南  
遷住此山時公從之公勢人也公雖受業於珍師幼  
以依山道人為依止師道人亦珍師徒其未裂絳掖  
己以書畫絕倫世稱修來先生者道人其人也道人  
雖多教化四民子弟不敢自有皆獻諸珍師度焉公  
亦其一也今公應此舉也雖不及使珍師見其榮撰  
幸得道人覆錄存世則猶珍師見之是公之孝終焉  
道人之功成焉珍師有靈九原之下將有感乎初道  
人字公曰懷玉雖取諸老聃言蓋有微意所寓也夫  
懷之為義藏也藏之為義晦也晦也藏也夫學道之



要乎、蓋我道如美玉、切磋琢磨、孜孜施功、則其光發、表裏瑩徹、不可得而掩焉、能掩其不可掩焉者、其謂之懷、況我曹洞之為宗、機貴回互、語忌十成、其為玉也、懷于潛行密用之中、而宛轉玲瓏、靡有影迹、可求故、在諸宗已稱美玉、一歸我宗、則砢砢磊砢、不能無復瑕玼稜角、自非再經磨礱之手、何以窺我精妙之域、一至精妙之域、而後始可與言懷耳、由是觀之、顏子之玉、懷于愚、曾子之玉、懷于魯、由之果也、賜之達也、求之藝也、玉則玉矣、然彼愚魯之不若、則未足與言懷乎、道人出儒、六禪、於是乎、太觀儒釋一貫之道、以為公字、是字教也、然則有道人、而後有公公之榮撰、即道人之榮撰乎、是以凡與道人友善者、若教若禪、若騷人墨士、各制詞章、賀之、或曰、今公受職名山、位冠多眾、顯莫大焉、不知懷義安在、曰、我所謂懷也者、非謂鞞匱之謂也、能待善賈之謂也、其得善賈不能沽諸、即其不善懷者也、與不能待賈者、無以異也、今公參方二十年、備嘗辛苦、以至于此、此而不肯沽諸、是負龍天推轂之雅、且失眾人引領之望、得善賈而失利者、無有甚焉、何懷之有、嗚呼、叢林一變、人不善懷、其磨璞也不精、其掩光也不厚、或襲燕石、或

要乎、蓋我道如美玉、切磋琢磨、孜孜施功、則其光發、表裏瑩徹、不可得而掩焉、能掩其不可掩焉者、其謂之懷、況我曹洞之為宗、機貴回互、語忌十成、其為玉也、懷于潛行密用之中、而宛轉玲瓏、靡有影迹、可求故、在諸宗已稱美玉、一歸我宗、則砢砢磊砢、不能無復瑕玼稜角、自非再經磨礱之手、何以窺我精妙之域、一至精妙之域、而後始可與言懷耳、由是觀之、顏子之玉、懷于愚、曾子之玉、懷于魯、由之果也、賜之達也、求之藝也、玉則玉矣、然彼愚魯之不若、則未足與言懷乎、道人出儒、六禪、於是乎、太觀儒釋一貫之道、以為公字、是字教也、然則有道人、而後有公公之榮撰、即道人之榮撰乎、是以凡與道人友善者、若教若禪、若騷人墨士、各制詞章、賀之、或曰、今公受職名山、位冠多眾、顯莫大焉、不知懷義安在、曰、我所謂懷也者、非謂鞞匱之謂也、能待善賈之謂也、其得善賈不能沽諸、即其不善懷者也、與不能待賈者、無以異也、今公參方二十年、備嘗辛苦、以至于此、此而不肯沽諸、是負龍天推轂之雅、且失眾人引領之望、得善賈而失利者、無有甚焉、何懷之有、嗚呼、叢林一變、人



秘魚目朝沽于吳夕鬻于越始不知有人胡盧以唉  
 且棄于庶下者不亦愚乎余嘗觀公為人溫潤如玉  
 莫慚其字自今而後顯以待晦露以處藏而益善懷  
 當如夜光明月不之干市而來觀者日滿其門矣然  
 則公之前程未易以測何止受職冠眾或者唯唯遂  
 書以贈道人若轉抵之公公亦必領余言

洞亭字序

道人山公以書畫名海內然恬退自牧到處教毓少  
 艾為已任凡其肄業於膝下者無緇無素各成其器  
 以耀公之懿也不然其幾多人如余所見小泉氏名

公濟者亦其一也濟年甫十餘為人蘊藉頗有文理  
 至其肆筆而書且畫所謂真州篆隸動輒飛潛莫不  
 寓神於筆墨之外而使人畏其遠甚也山公從容乞  
 余為之立字余卒然應之曰洞亭濟則前曰有說乎  
 曰夫泉水也水之為物也固無象也無象也則無私  
 也無私也則其深淺清濁緩急微茫無有二也故其  
 始出乎岷嶓也濫觴是微然而積為瀛渤則萬斛之  
 舟浮焉貨財殖焉魚龍潛焉是與其激幽韻於谿壑  
 而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者懸則曰瀑漂則曰  
 沫斲則曰井凍則曰冰發則曰漚口泡汨則曰泥曰



汗博而躍之則過類激而行之則在山而變幻倏忽不可得而名狀焉者小大雖異其性是同何也蓋水之德也體之德者之謂君子是聖賢所以稱水不已也詩曰洄酌彼行潦是以君子父母于民論彼浥注之可饋饎也今子翩翩佳少年而泉為氏且濟為名則他日成鴻業而升青雲之路乃致其君於唐虞比其德於河海而利濟斯民以布無象無私之化子其有意乎然則承之字曰洄亭可耳若夫澄瑩徹底湛乎不沙含萬象而不礙鑑眾形而常虛則水之德之聖而神者也若體而到此其利澤之及物也雖公濟

二字亦恐未可得而盡焉也矣況書畫之糝糠乎公在傍吟曰高矣哉言也姑書所言以為之序足矣余曰唯

賀祖月首座序

初實巖在攝之山中與祖月掌公遊無不樂今茲延享元年甲子冬公首座太津太練寺我宗門之榮舉也蓋簪而聽法者九十餘員不約而來巖亦與焉其賀之以偈若詩者咸金聲矣巖謂以吾望公其齒是隔而知吾者無他敢可無言乎蓋人之登庸于此者唯以其有道也今公之於是也亦除之而靡有矣然



則稱道之所以為美而致之賀則庶也夫道通也不  
 通焉非道也通焉者何也固無形也而能見焉請取  
 夫練貫水者用以攪之夫水之為物也其渾渾焉而  
 不捨晝夜不分古今唯其地勢而可之縱橫焉是其  
 之虛而無首無尾則其所嚮之不回也無敵也迨其  
 積為洪溟而藏彼龜鼉蛟龍魚鼈蝦蟹則雖萬斛之  
 船而芥之然與其潺湲滄溟而粼粼乎沙礫無以異  
 也故其泓者為泉其鑿者為井其凍沍也其液融也  
 其流者河也漢也江也海也漂之則為漚為沫為泡  
 汨之則為泥為濁為汙為穢其以風鼓之之謂潮汐  
 激之之謂波濤皆一水變也變也而復則無有二也  
 是可以譬道之磅礴于物而變也磅礴于物而變則  
 美之而不道焉惟物之輩蚩嚚則不克以自復於  
 是乎布教化而喋喋噩噩之心疊疊者世接踵而有  
 之欲道之道而已矣而人有窮達今公是作達也何  
 牧之之稔哉是俾厥旅矜式于是則所謂通焉者非  
 邪然彼執其一漚一滴而責其水之不多則為公見  
 溺之不知而無手干援者也巖姑以寺有練貫水其  
 賀及之練貫水者我國之所稱也昔天智帝濯衣  
 於此云



賀聯芳首座序

我永平之雲仍不歷參方二十年不任之首座職職  
畢未帶住持之印而稱長老尊之故應斯舉者為宗  
門榮遷東照君令也今茲癸亥雨安居聯芳禪師  
得選首座木坂鳳林寺聯芳近江產也茲遇余五月  
山請擇言為其賀余興曰我國榮也唯命是聽夫參  
方難事也況二十年之久乎苟非具其眼不能何也  
今以道道入者真假其混是非是競此非具其眼者  
則不能相之攸而知其所安也榮之與辱時之遇也  
順之與逆事之變也此非具其眼者則不能處之中

而有所淑也若夫善財之圖南趙州之八旬而起雪  
峯之九至三登而巳玄沙也保福也不踰其嶺不  
度其關而能果之之快是何眼也夫眼也者謂道也  
具也者體之也士不體道何美之有世之從事於此  
者若跋涉乎山川則其髮種種而不知所戾止若隱  
約乎山林則明睨乎一世而無有所啓迪之二者若  
不中道而廢則夫札而已矣所謂具眼之士豈其然  
乎若有邀遊四海而始不動寸步又不出其戶庭而  
遊戲名山木川者乃可以稱具眼參方矣豈愧為首  
座乎夫首座一眾表儀也其四節秉拂若朝參暮請



代長老鍼砭眾古之制也是橫拈豎拈正按旁提視  
 彼百繁其復全乎此非其人則不濟之美也彼陳尊  
 宿使臨濟成其器是古今之美也首座之大役也首  
 座其大任也哉今芳之有之是芳之所涵養乎抑我  
 近江秀氣之所發生乎余引領而望芳也切矣敢忘  
 寡聞而言賀其不廢且夫而已其所具者芳必自酬  
 酢眾余何辭及之

賀虎云首座序

首座禪林一役比諸列職雖為豐任難以為榮何足  
 賀哉然我日本永平一派承時官命以為榮遷以其

方稱長老而闢化門以此發之軫也於是乎賀以言  
 者動乃金聲矣越中虎云禪客將以來夏領荷此役  
 於會津杲名藍因反鄉國報其盛舉經由松代乞余  
 賀之先是云一謁余請為立字余固不識虎去之名  
 何所據也然而按之云乃雲之本訓也雲之所應龍  
 也龍者變化難測然世之為言者往往以虎配龍然  
 則字于虎云曰龍山如何云起拜之且請為說余諾  
 不果迨今來乞賀詞熟視云頭將禿欣然以為難得  
 矣何也我宗循官命以此職為榮遷可也不能二十  
 年參學而以黃口乳臭輒叨此職不可也違官命也



然數十年來三出世科新立由是一期結制之行十  
倍乎享保以前矣一派雖廣其任首座之人幾乎至  
狡兔盡而獵狗烹甚者或掘苗以助長或鑽腋以插  
羽躁競之弊有不可勝言者方此時如云頗飽叢林  
老氣可挹豈易得乎然今由龍山爲字論之余所以  
欣然者反所以戚然也顧云欲校天童語錄躬走豐  
後泉福寺不難千里跋涉乃欲翻刻布之海內矻矻  
竭力不倦有以首座請者必誓剗劒功成而後從事  
是其嶮峻自持與彼所謂泥牛入海相伯仲矣今逼  
請者愈懇而不得已乃起應之雖非掘苗插羽之流

而亦獵狗不免烹也以彼龍山言之則一片菜葉隨  
流也我知自今而後撥瞻遊客如洞密倫疑彼深山  
窮谷必有有道之人而攀松蘿披蒙茸以溯于淵者  
絡繹輻湊于云也云若能有燒却其廬泯滅其跡而  
謂穿鑿不干之烈第令門庭闌熱大用繁興其一寵  
辱而不以其出處輒變之操非獨高尚接踵龍山使  
彼天童古佛忽現其文句身而再說法叢林凋零之  
秋亦何難之有然則分座兼拂以對一會朝參暮請  
而稱人天眼目而其形迹不可得而窺焉猶如龍之  
得雲虎之靠山而其變化威獰不可得而知焉也哉



因名... 卷之一... 車... 創...

是以余不賀以頌而以規焉亦唯倚字陳欣戚耳云其以為如何

賀獅山和尚新揭法輪山大藏院額兼謝賜白  
虎通德論序

贊師朝明初來斯邦也草廬單丁無所與厚獨前養  
泉獅山禪師以其有江湖之舊慰問相繼屢賑寒寂  
巖與二三兄弟恃愛之及屋烏時接餘論二十年干  
此矣師嘗命其所居以大藏院號其山以法輪然事  
未公明去歲丙寅秋許官額之即為正法久住之一  
區焉今茲丁卯春師年八十有八自賦偈志喜且記

壽大禪鉅師相屬和者不止十數篇或獻壽或賀榮  
巖亦學焉曰妙相金剛離壽量豈隨浮世逐星霜今  
將本壽聊垂跡堪使迷倫取義方師即擊節稱善賞  
以白虎通德論一部曰我朝不慮夕此書以遺若若  
攀我壽以有為矣巖且喜且感不敢詳其所對拜其  
賜而退退而反前詞其言雖略歎壽量而賀榮則未  
也況君子寄人物雖微必寓其意今白虎通東漢名  
筆而經世之言可見其賜以此書者乃其所寓遠哉  
焉可不謝之乎然而我之為法無有榮辱焉文繡其  
身膏梁其口而利澤及萬世亦非通而貴也巖穴其

白虎通德論 卷之一 三吉 明易官載



跡草木其資而終身無所稱亦非窮而賤也且我之  
爲宗本自不立文字不與言象雖具典不必焉況瑣  
瑣異端之書何成用之有然則今巖之於師賀之與  
謝將奚若爲言可乎蓋大藏之德洋洋乎夫大藏者  
經卷也經卷慧命也慧命於存則法輪於轉此乃諸  
佛之所出興也師之所棲遲也師之與諸佛於是乎  
現六變於是乎演經卷於是乎馭因緣於是乎度眾  
生是師之與諸佛互其行藏而無有彼此先後矣然  
則春焉而花發秋焉而蟲吟天焉而星辰繫之地焉  
而山嶽載之亦師之與諸佛無隱于吾人也無隱于

吾人也則徧界是大藏也徧界是大藏也則徧界是  
經卷也徧界是經卷也則徧界是文字也徧界是文  
字故不會立文字不會立文字故不會斥文字不會  
斥文字故文字不會障慧命慧命亦不離文字文字  
也慧命也固無自性無自性亦無矣焉可論真俗於  
其間乎哉此乃師所以命其所居而巖賀之也又所  
以賜巖白虎通而巖發其寓意以謝之也於是究之  
師之利澤所及非獨局萬世而其榮也出世殊勝之  
榮也巖之拜師之賜非獨局一書而其德也出世殊  
勝之德也然則有出世殊勝之言而後賀之謝之可



也、巖舌短矣、不敢也、唯其攀我壽、以有為矣、云、巖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幽谷餘韻卷之一



